





阿囉哈！扶輪

跟 2020 年國際扶輪的舉辦地檀香山問好。
如何遊覽這座島嶼天堂是最好的方式？
跟著當地扶輪社員及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

撰文：Diana Schoberg

在歐胡島的南岸，鑽石頭山
俯瞰威基基海灘及太平洋。

夏威夷語稱之為 honu
的綠蠟龜是幸運的象徵
——也是 2020 扶輪年會
的標誌。



SHANE MYERS



色彩繽紛、尺寸多樣的衝浪板，是隨處可見的夏威夷文化代表之一。

MARCO GARCIA

在歐胡島，此時是早上 8 點，威基基海灘 (Waikiki Beach) 已經熙來攘往。人們聚集在濱海飯店陰影之間的陽光帶；帶著在水裡岸上來回跑的幼兒的家庭；喝著咖啡的情侶；帶著七彩衝浪板朝外海追浪去的衝浪客。泳客或慵懶躺在浮板點點的海面上隨波搖擺，或在名為威基基牆 (Waikiki Wall) 之防波堤後方的平靜海域游來游去。出租浮潛用具、獨木舟、衝浪板等戲水用具的攤位已經開始營業；一早出海的一艘雙桅帆船正返航。然而，儘管有這麼多活動，我聽到的唯一聲音是海浪拍打岸邊的聲音。

我和家人一起散步探索，之後要跟一些扶輪友人在檀香山的中國城碰面共進午餐。我 6 歲的女兒碧雅 Bea 捲起她亮粉色的七分褲，把腿抬得老高，跑步破浪。她每隔 50 英尺就回頭對我和我丈夫克雷格 Craig 微笑，然後再度起跑，要我們跑過沙灘去追她，在海浪淹沒她的足跡之前。

這不是我們加第一次到檀香山。我們 3 年

前來過之後，碧雅就一直說要搬來這裡住，因為她愛上這裡溫暖的海洋、黃金色的沙灘，以及完美的氣候。當她發現我們正計畫要再度前往歐胡島時，她抱住我的左腿，在我的臀部親了又親。她大叫說：「妳是世上最、最、最、最棒的媽媽了！」我哪敢表示異議呢？

這趟行程會有點不同。這一次，鑒於 2020 國際扶輪年會將於 6 月 6-10 日在此舉行，我們肩負踩線探路的任務，我們的導遊是當地的扶輪社員，讓我們瞭解內行人對這個島嶼天堂的看法。我要他們帶我去看他們眼中的檀香山——環境、歷史、文化。我們熱愛沙灘，可是夏威夷還有其他面向是我希望你們與家人不可錯過的。

在檀香山的聖路易學校 (St. Louis School)，布拉佛德·魯姆 Bradford Ikemanu Lum 對著一整班五年級的男孩，坐著敲打名為 ipu heke 的葫蘆鼓。男孩用夏威夷語邊吟唱邊舞蹈，為五月節 (May Day) 的表演做練習。他們在唱一首關於一種生長在沙丘的牽牛花藤 pohuehue 的



poke (醃製過的生海鮮塊，發音與 OK 押韻) 是夏威夷地方菜的主食之一——雖然它有不同料理方式，會搭配各式各樣的食材來調味，有時偏辣。



在檀香山美術館庭院的咖啡館享受戶外用餐。



JIM FENG

歌曲，夏威夷的衝浪客會在水邊用這種藤蔓拍打水面，祈求諸神賜予大浪。在歌曲結束時，魯姆會來段漸強、嘈切的鼓聲，在前排的男孩一個接著一個蹲下來，雙臂張開，彷彿騎在浪頭上。

跟一般刻板印象相反，呼拉舞的重點不是誘人搖擺臀部，而是身體隨著歌詞擺動。為了謝謝他們的表演，坎諾·卡茲梅羅 Kanoe Cazimero 吟唱關於夏威夷火及火山女神佩拉三段組曲的第二首，並一邊跳舞。她流暢上下擺動手臂，象徵群山與大海。跟魯姆一樣，卡茲梅羅是夏威夷原住民及文化專家；她從 5 歲

起受訓表演呼拉舞，將負責籌劃檀香山年會的娛樂節目，演出者包括她弟弟，歌手兼音樂家羅伯·卡茲梅羅 Robert Cazimero。羅伯和他已故兄長羅蘭 Roland 被合稱為「夏威夷音樂界的棟樑」。

一整班學生學習夏威夷文化的情景，與魯姆及卡茲梅羅兒時大不相同。1898 年，在夏威夷王國遭推翻進而併入美國的 3 年後，學校均禁止說夏威夷語。為了鼓勵原住民融入並接納美式生活，夏威夷文化漸漸被視為落後且怪異。魯姆說：「以前我討厭夏威夷音樂；討厭呼拉舞；討厭關於夏威夷的一切。就是因為這



人們涉水推船準備開始划平衡體舟。

樣的污名化，我不想顯露我的夏威夷特質，因為我不想被朋友疏遠。」

直到他上大學——校內提供的唯一的民族研究課程就是夏威夷文化——魯姆才慢慢接納自己的原住民身分。1970年代，透過魯姆及卡茲梅羅等人的努力，重新點燃對原住民語言、音樂，及藝術的興趣，夏威夷文化進入復興時期。1978年，該州的憲法修訂，除承認夏威夷語為該州官方語言之一外，還大力推行夏威夷教育計畫。

當呼拉舞課結束，魯姆和卡茲梅羅帶我到艾瑪皇后夏宮 (Queen Emma Summer Palace)，

這裡的微風讓皇室可以避開城市的酷熱及沙塵。在這個小島上，彷彿大家都互相認識，我們發現我們一位導遊是魯姆及卡茲梅羅所屬的檀香山包哈納 (Honolulu Pau Hana) 扶輪社社長當選人的兒子。展示品有一件令人驚艷的紅黃相間的羽毛斗篷，屬 19 世紀統一夏威夷群島建立王國的卡美哈梅哈大帝 Kamehameha the Great 所有。夏威夷沒有大型哺乳類動物，也沒有貴金屬或寶石，因此羽毛被用來展現財富及權力。魯姆解釋說：「捕鳥人對國王及皇后非常重要。夏威夷人不會殺害鳥類，他們會把蜂蜜放在樹上，鳥被吸引而來，他們再拔它們

的羽毛。」

魯姆指出，夏威夷文化有一些關鍵價值，與扶輪的超我服務概念非常吻合。ohana（家庭）觀念很重要，無論是你自己的親人、職場、或是鄰居。ha‘aha‘a（謙遜）也是。當然還有 aloha，許多人都認為這是表示招呼及再見的夏威夷語。可是 aloha（阿囉哈）的意義事實上更為深廣，涵蓋愛、和平、同情，及慈悲。它是夏威夷文化的核心之一，而「阿囉哈精神」（Aloha Spirit）——定義為「表達夏威夷人魅力、溫暖，及誠懇之人格特質」——還寫入夏威夷的法律。卡茲梅羅說：「『活出阿囉哈』是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話。它不只是 T 恤上頭印的標語。它是發自內心的。」

夏威夷群島十分美麗，一向是許多電影及電視取景的地方——而東尼·傑迪恩 Tony Gedeon 及喬伊·傑迪恩 Joe Gedeon 似乎對每個場景都瞭若指掌。當我們開車穿越歐胡島東部，這對同是威基基 (Waikiki) 扶輪社社員的父子黨簡直是夏威夷流行文化萬事通，分享的奇聞軼事令人驚嘆。他們指出電視影集《夏威夷神探》(Magnum P.I.) 與《檀島警騎》(Hawaii Five-O) 的許多拍攝場地以及電影《亂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 的知名海灘場景；我們看到實境節目《真實世界：夏威夷》(Real World: Hawaii) 裡演員居住的地點，《夏威夷神探》主角湯姆·謝立克 Tom Selleck 的住所，以及歌手火星人 (Bruno Mars) 就讀過的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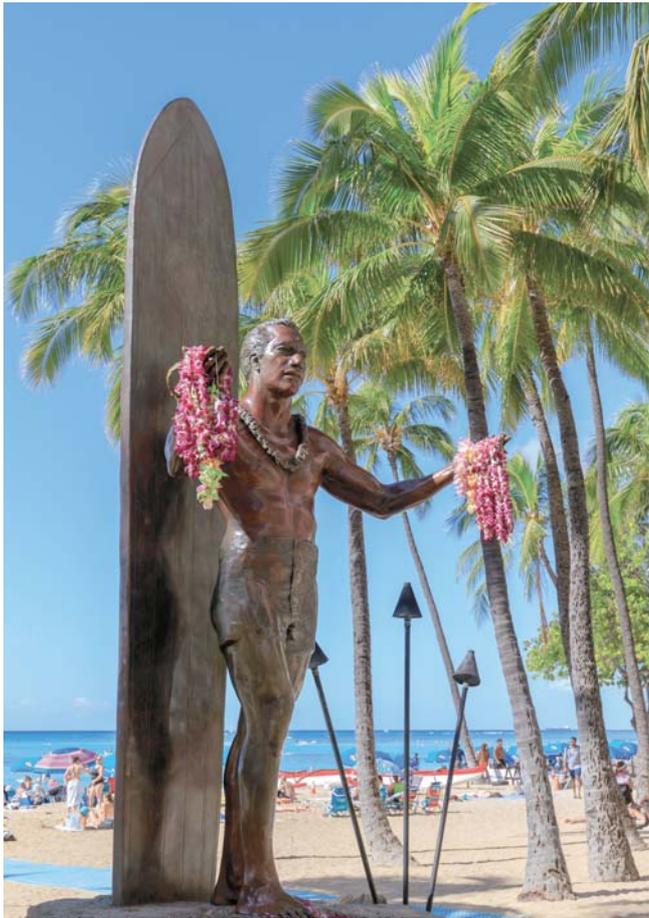
我們的行程高潮是開車穿越熱帶雨林及走過一連串的髮夾彎抵達坦塔洛斯山 (Mount Tantalus) 山頂，我們在這裡欣賞這座島嶼 270 度的美景（我們上山開車；更多有冒險精神的遊客可能選擇騎自行車挑戰急彎）。從普烏拉卡展望台 (Pu‘u ‘Ualaka‘a)，我們可以看到鑽石頭山 (Diamond Head)、龐奇包爾火山口 (Punchbowl Crater)，及檀香山市中心——跟電影《藍色夏威夷》(Blue Hawaii) 裡男女主角查德（貓王 Elvis Presley 飾）及瑪麗（瓊恩·布雷克曼 Joan Blackman 飾）在他們短暫的野餐

時欣賞一樣的美景。我們肚子餓了想吃午餐，便回到市區去嚐嚐 poke ——醃製海鮮塊。點菜時要記得：poke 的發音跟 OK 押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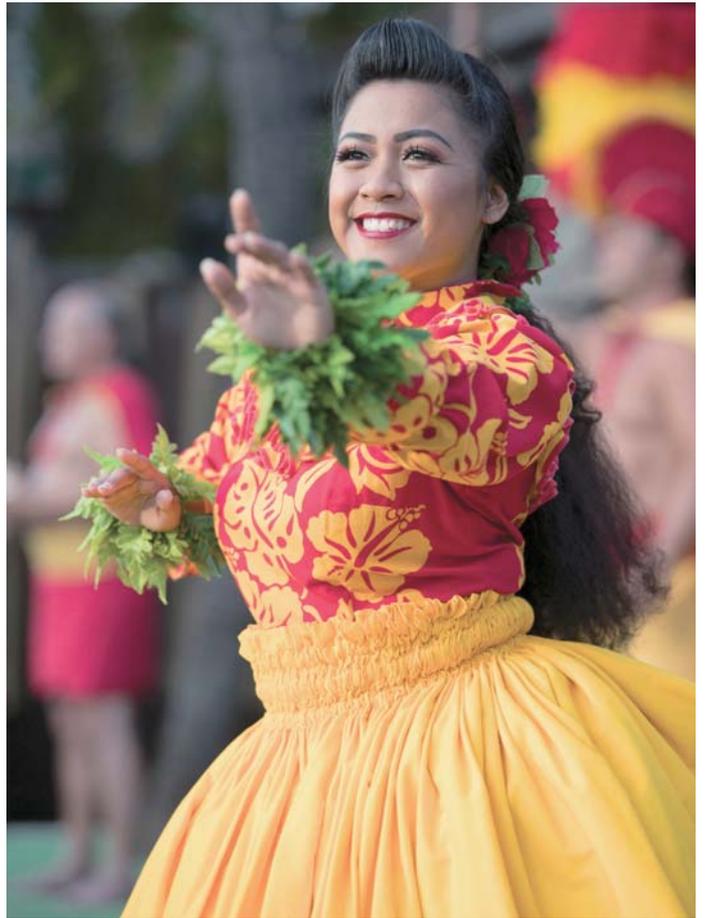
我們用另一餐結束這天的行程——雖然結合美食與娛樂的 luau（音同盧奧，意為夏威夷式晚宴）遠遠不只是一餐而已。夏威夷人會以舉辦一場 luau 來慶祝生日或週年紀念，就跟美國其他地方的人會舉辦烤牡蠣趴或烤肉趴一樣。我們出席的 luau 是在考普雷市 (Kapolei) 寇琳娜 (Ko Lina) 渡假村的天堂灣 (Paradise Cove) 舉行的，我們抵達時，有兩個男人正從 imu（以香蕉葉及熱岩石圍成的火坑）拉出一隻烤豬。為了刺激胃口，我們甩掉 flip-flops ——拖鞋的當地方言——去划平衡體舟 (outrigger canoe)，這種船有一個翼梁或舷外支架（即所謂的 outrigger）平行突出於船身外，以便在起伏的大海中穩定船身。在奮力划了一陣子船之後，我們停下來欣賞海面上壯麗燦爛的夕陽。

回到岸上，在滿天霞光及新月之下，我們吃著各種傳統菜餚，包括烤豬肉 (kalua pig) —— kalua 表示「用土窯烘烤」——和紫色的芋頭泥 (poi)。為了呼應 luau 這種傳統親友聚會的精神，主持人詢問當天是否有人生日、度蜜月，或是慶祝週年。我們看到太平洋諸島各種風格的舞蹈，當他們找跳呼拉舞的自願者時，碧雅立刻起身，跟著其他孩子學習擺動他們的手來「攪拌芋頭泥碗」、「做出海洋的波浪」、「甩出釣竿，收線抓魚」。在催眠鼓聲的伴奏下，最後出場的是一個甩動火把的男子，在他旋轉、跳躍、側手翻之間的觀眾歡呼聲中，結束著個神奇美好的夜晚。

我和蒂娜·布伊 Tina Bui 與克莉絲汀娜·布伊 Christina Bui 一起來檀香山美術館 (Honolulu Museum of Art)。這對雙胞胎姊妹在夏威夷大學主修生物學，計畫畢業後讀醫學院。她們也是夏威夷大學曼諾瓦分校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扶輪青年服務團的共同團長，之前在中學階段她們也參加過扶輪少年服務團好幾年。



ARTYOORAN



MARCO GARCIA



PEOPLE IMAGES

左上起順時針方向：傳奇衝浪者杜克·卡哈那莫庫 Duke Kahanamoku 的雕像；呼拉舞者訴說一個曲折的故事；卡卡科的壁畫；品嚐阿囉哈精神（註：spirit 有精神及烈酒雙重意思）。





通往鑽石頭山山頂長約 1 英里的步道陡峭費力，可是從火山口頂端的平台看到的全視野美景讓一切努力都值得。

布伊姊妹幾乎展現出我所見過或聽過同卵雙胞胎具有的每一項特質：她們穿著很像——都穿全身黑——用同樣的字詞同時講同樣的話。有時候我感覺好像在聽立體聲音響。當我們欣賞展間裡追溯佛教藝術演變的作品時，蒂娜低聲說：「我喜歡這裡好安靜。」克莉絲汀娜接著說：「還有燈光，因為很安靜，你可以靜默思考。」

這兩名年輕女性想要我看這間博物館，因為這裡是她們喜歡和朋友一起來的地方。當我四處走動，發現自己被吸引走進這間博物館的夏威夷展館，這裡的重點不在夏威夷文物，而是夏威夷藝術家解讀現代世界的方式。布伊姊妹尤其喜歡肖像展覽室，這裡把今昔作品並置

凸顯出藝術風格的多樣性。散佈在室內、空調展覽室之間的是主題庭院，本身就是藝術品。舉例來說，地中海庭院有噴泉及藍綠色瓷磚牆，中國庭院則有池塘，讓博物館遊客有機會在戶外流連散步。

之後，布伊姊妹帶我去看卡卡科 (Kaka'ako) 的街頭藝術。這裡離威基基約 2 英里，前身是工業區，現在則到處是手工啤酒廠、咖啡館、餐廳，以及赫赫有名的壁畫，使它成為多數遊客不知的祕境。蒂娜說：「這裡剛起步，對每個人敞開大門。」這個社區幾乎每座牆的表面都畫滿壁畫，從寫實的肖像畫到卡通「阿囉哈怪物」都有。我們遇到一些觀光客在自拍——我們也有拍。實在忍不住。



左圖：一位勇敢的趴板衝浪者挑戰海浪；下圖：這片翡綠、波浪狀的寇歐勞山脈再加上鑽石山，乃是歐胡島兩座國家自然地標之一。



在珍珠港國家紀念館 (Pearl Harbor National Memorial)，我們擠在觀光客之間，聽著語音導覽，蜿蜒穿過遊客中心的展覽品。可是等到我們站在岸上看著的美國海軍亞利桑那號戰艦紀念館 (USS Arizona Memorial) 時，我不得不停下腳步。我把耳機取下，閉上眼睛，封閉外在的世界。我想要花點時間，充分感受這個神聖地點的意義。

這裡可能是歐胡島最熱門的觀光景點——每年有 200 萬人參觀這個紀念館——可是它也是讓你即使被陌生人包圍、也會起雞皮疙瘩的地方。它肅穆提醒我們戰爭的悲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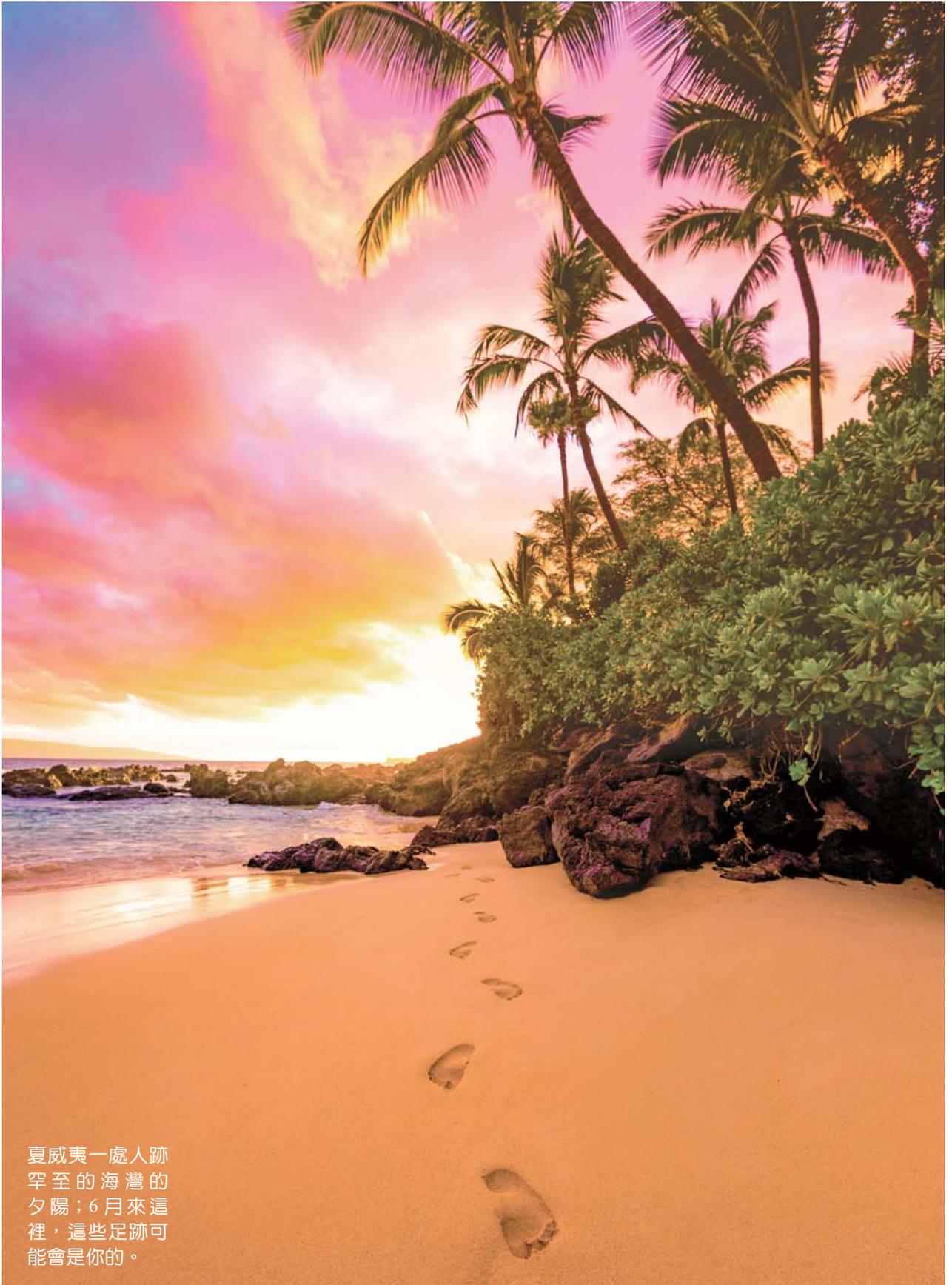
可是它也是和解力量的象徵。珍珠港 (Pearl Harbor) 扶輪社及日本廣島扶輪社在 1982 年

締結為姊妹社，把戰爭的傷痕轉化為和平的鏈結。這兩個扶輪社的社員互訪對方的紀念場館，並種下樹木，在這兩座城市茁壯茂盛。

美國海軍亞利桑那號戰艦紀念館橫跨在這艘沉沒的戰艦上方，該艦於 1941 年 12 月 7 日的突襲後 9 分鐘沉沒。我和家人到訪時這個紀念館正休館維修，可是預計會在 2019 年秋天重新開放，屆時訪客將能再度靠近這個隨艦陣亡的 1,000 多名將士的安息之地。

我不確定我年幼的女兒瞭解多少。可是連碧雅也受到這個地方的神聖所感動，當我們走出去時，她把手輕放在胸口上。

碧雅對著衝撞她所站的岩石的海浪大叫，碎浪拍打著海岸，濺起水花在我們身上。她尖



夏威夷一處人跡罕至的海灣的夕陽；6月來這裡，這些足跡可能會是你的。

聲說：「太好了，有個大浪！」並對浪招手說：「過來我這裡！」這時候，2020 地主籌備委員會主委戴爾·格林 Del Green 指著水裡的綠蠔龜，背後襯著映照水面的陽光。興奮會感染，當我看到偶爾有前腳或頭冒出水面時也會大叫。格林承認說：「它們引發出我們每個人內在的童心。」

我們在歐胡島北岸的拉尼亞克雅海灘 (Laniakea Beach)，這裡常常被暱稱為海龜灘，因為綠蠔龜在這裡捕食。這些夏威夷語稱之為 honu 的海龜長度可達 3 到 4 英尺，體重約 200 到 500 磅。來檀香山年會的人千萬不可錯過：它們也是年會標誌的主角（關於夏威夷 honu 的更多訊息請參見第 9 頁的〈年會倒數〉一文）。

我們和格林及他女友戴安娜·多恩 Diana Doan 的環島之旅進行到一半。格林是檀香山中 (Downtown Honolulu) 扶輪社社員，多恩則隸屬檀香山包哈納扶輪社。那天早上稍早他們來接我們時，格林和多恩迎接我們的方式是親我們的臉頰，把白紫色的花環套在我們脖子上，這樣的歡迎方式在這趟旅行我們遇到好幾次。夏威夷人似乎只要找到機會就會獻上花環：迎接、感謝、表揚——格林說，這叫「分享你的阿囉哈」。花環店在中國城及機場四處可見，裝飾的物品不僅有花瓣，還可以用堅果、貝殼——或鈔票。格林說，地主籌備委員會正計畫讓扶輪社員協助用各國的紙鈔做出全世界最大的花環，所得將捐給「現在就根除小兒麻痺」計畫。

當我們開車離開檀香山時，格林解釋說這裡的人不會跟美國本土的居民一樣，用「東邊」和「西邊」來表示方向。他們會用地標當參考點：鑽石頭山代表東邊，愛瓦 (Ewa，代表愛瓦海灘 Ewa Beach) 表示西邊。還有 mauka 和 makai，前者代表「往山邊」，後者表示「往海邊」。

沿途，我們經過的美麗海灘多到我描述海水的顏色都詞窮了。經過浮潛熱點恐龍灣 (Hamauma Bay) 後的展望台看到的是閃亮水色——碧雅驚呼：「哇，看起來好像水在發

光！」以大膽危險的人體衝浪著名的桑迪海濱公園 (Sandy Beach Park)，則有雞尾酒「藍色夏威夷人」(Blue Hwaiian) 的土耳其藍。等到我們抵達莫庫普 (Mokupu) 的燈塔——在此遊客可以沿著步道健行一小段路——我已經在四處討救兵。克雷格提議說：「蔚藍？」

在海灘之間的路程，我們欣賞雄偉的寇歐勞山脈 (Ko'olau)，長滿綠色植物的懸崖表面高低起伏，像是在浴缸泡太久而起皺紋的手指。就在午餐前，日正當中的太陽底下，山脈看起來幾乎是平面的，彷彿是電影的背景。（事實上，它們就是《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 等片的拍攝地點。）即使是像格林這樣的當地人，開車聊天時，至少有 3 次說話說到一半停下來欣賞美景。他驚呼：「這很美吧！」我們經過一個停車柵欄，上頭寫著「阿囉哈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這次旅行中認識的人也都有深表同感。

在我們飛回家到冬天的威斯康辛州，碧雅回去學校上課之後，她的幼稚園老師要她寫此行的旅遊日誌。這一次，她回憶的不只是沙灘、海洋，或是美好的氣候。她還寫到我們和戴爾與戴安娜出去的那天。連我 6 歲的女兒都明白，夏威夷雖然有許多天然美景，可是扶輪年會最棒的部份是我們遇到的人。

在夏威夷尋找阿囉哈！

現在就註冊參加 2020 年年會，可享 200 美元的優惠。提早註冊費是扶輪社員 450 美元，扶輪青年服務團 120 美元，到 12 月 15 日截止。註冊請至 riconvention.org。註冊時，請下載宣傳資料組來鼓勵其他扶輪社友出席扶輪一年中最大的盛會——或是觀賞並分享年會預告的精彩影片。

在地主籌備委員會安排的活動體驗夏威夷文化，包括在威基基露天表演場 (Waikiki Shell) 的音樂會、和平落日健行、古老魚塘計畫，以及與當地扶輪社員共餐。詳情請參見 rotaryhonolulu2020.org。